

# 70年前 他爬上自行车后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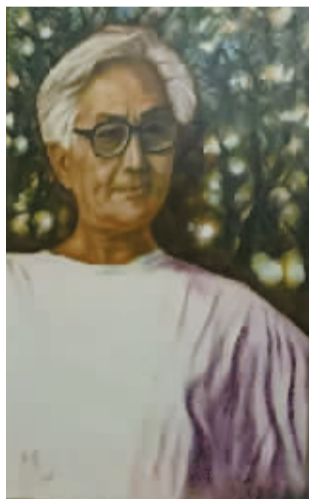
## 拍下灵桥前的这一幕

“1956年，甬城军民举行盛大游行，共庆进入社会主义。20军文工团在游行到灵桥时进行了歌舞表演。为了留下这转瞬即逝的历史性场景，我冒着危险站上28寸自行车的后座，以百分之一秒的速度抓拍到这幅生动的画面。”照片拍摄者卢苇说。

70年来，这张老照片从未公开发表。直到前不久，宁波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日常线索收集整理中，挖掘到这张名为《军民同庆》的珍贵影像，它才得以“面世”。

照片上，身着民族服饰的文工团成员在灵桥前起舞，围观市民里三层外三层挤在道路两旁。背景里，灵桥横跨江面，街角“新华书店”的招牌清晰可辨。

照片的拍摄者叫卢苇，去年1月，卢苇老人离世。他的夫人叶美因向记者讲起了70年前一张照片里的故事。



卢苇自画像。  
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### 1 在“二八大杠”后座 拍下珍贵瞬间

1956年，对新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这一年，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。

1956年1月21日，宁波6万民众齐聚城区集会游行，庆祝进入社会主义——当时宁波城区常住人口不过20多万，几乎每4个宁波人里，就有一个走在游行队伍中。

游行队伍行至灵桥畔，20军文工团即登台献艺，悠扬歌舞点燃全场氛围，将这场全城庆典推向高潮。

当时25岁的卢苇，是宁波军分区的宣传干事。他从小跟着国立艺专毕业的美术老师学写生、学雕塑，也学会了拍照。

1951年投身部队后，卢苇被编入浙江军区第七兵团文工团搞美术，后调入宁波军分区政治部任干事，一直从事美术和摄影工作。

庆典当日，灵桥周边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，密集的人群遮挡了所有平视视角。为拍下完整的庆典盛况，卢苇目光锁定了路边一辆老式二八大杠自行车。

卢苇不顾摔倒的风险，站到后座上，举起部队配发的德国蔡司手动相机，凝神取景。

全程手动调参、瞬息定帧，他仅按下一次快门，以百分之一秒的极速抓拍，稳稳定格了甬城万众同庆的沸腾瞬间。

照片冲洗出来后，卢苇小心地收好底片。据叶美因介绍，由于太过爱惜这张照片，老伴没有选择在当时尚不完善的印刷条件下发表，而是一直珍藏着。

于是，这张记录了城市沸腾时刻的影像，一藏就是70年。

前不久，叶美因将照片原件交给了宁波市档案馆。“老卢生前一直觉得可惜。今年正好拍下这张照片70周年，让它在这个节点出来，也算遂了他的心愿。”

这些年，卢苇夫妻陆陆续续向档案馆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老照片。

据了解，宁波市档案馆近年来持续向社会征集散落的老照片、老档案。从发布征集公告到主动上门走访，许多像《军民同庆》这样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影像，正是在这样的线索收集整理过程中被一一打捞出来。



照片《军民同庆》。

### 2 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藏着他的“不将就”

卢苇对照片的要求很高，《军民同庆》不是卢苇唯一一张“较劲”拍出来的照片。

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厚重的老相册，历经数十年岁月冲刷，纸面泛黄、边角微卷，部分照片背面还留存着当年的钢笔笔记。

方寸相纸之间，收纳的有海滩晒网的渔民、田间劳作的官兵、靶场练兵的女民兵……寻常烟火、热血瞬间，皆被他精准捕捉，画面鲜活生动，自带扑面而来的时代质感。

一张泛黄旧照里，田埂之上，老农手捏烟斗静坐，年轻战士俯身相伴闲谈，岁月模糊了具体的故事始末，却挡不住军民鱼水相亲的温情，在黑白光影中静静流淌。

在卢苇的摄影理念里，平凡景致亦有章法，从无随意按下的快门。晒谷地上，村民晒谷的寻常场景，他会反复斟酌，谋定而后动，只为捕捉最和谐自然的画面。

部队文艺汇演的台前幕后，都在他的镜头里。排练间隙的松弛百态、正式演出的热烈昂扬，拉琴奏曲、快板声声，台下战士席地而坐、凝神观赏，一幕幕鲜活瞬间，被他悉数留存，定格军旅岁月的温柔与热烈。

自幼习得的美术功底，让卢苇深谙构图美学，同样的场景、同样的视角，他总能跳出固化思维，拍出独有的层次与意境。

但这份对拍照的“讲究”，也让他冒过险。

1960年，卢苇在四明山工作队工作时，一天行军途中，队伍走过一座石板桥。卢苇为了取到更好的角度，在桥旁边的小路上一边举着相机一边往后退，不慎一脚踩空摔倒，腰部严重受伤。

这次摔伤彻底改变了卢苇的人生轨迹。他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，1963年转业到地方，先是在宁波文化馆工作，后来又前往宁波市总工会，直至退休。

尽管如此，相机和画笔，他始终没放下。

腰伤对于作画来说是致命的，因为作画要久站，久站腰部必然疼痛。退休后的卢苇，有更多时间作画，腰伤虽然让他疼痛不已，但其追求艺术的心从未被泯灭，这些年来，无数个夜晚他因疼痛无法入眠时，他便干脆起来构思图稿或阅读画册。

### 3 “暮年是 思想凯旋的岁月”

卢苇退休以后，客厅就成了画室。就这样，墙上挂满了一幅幅作品，走进去仿佛参观家庭画展。

他画风景，也画人物。风景画色彩明丽，透着一股朝气。尤其是他笔下的水——蓝绿色调，晶莹剔透，像宝石蓝混着翡翠绿，衬着岸上的树影房屋，水面总笼着一层朦胧的光。

但画得最多的，还是在部队时记住的那些面孔。

客厅最显眼的位置，挂着一幅由他拍摄的照片创作而来的油画《保卫和平》，油画近一平方米，画上一个年轻战士，背着钢枪，身披简易伪装，左手攥着军用水壶，仰脖大口喝水，皮肤黝黑粗糙，嘴唇厚实。

据了解，这幅画的原照片拍摄于1960年左右，当时的卢苇还在部队，一次去四明山参加演习，中途看见一个小战士在喝水。也许是那天真的表情、喝水时的痛快劲儿，让他一直忘不掉，从而有了几十年后的这幅画作。

画这幅画的时候，卢苇已经年过八旬，腰伤复发是家常便饭。画画要久站，久站腰就疼。多少回疼得整夜睡不着，他就起来翻画册、琢磨构图，天亮了接着画。

这股子劲，是从小养成的。

抗战时期，还在读小学的卢苇跟着家人逃到成都。在成都，他遇到一位美术老师，教他写生、水彩、雕塑。小小年纪就着了迷，废寝忘食地画。

1946年，卢苇重返宁波，因精湛的画技远超同龄学子，连授课老师都难以相信出自学生之手。

从那时起，画画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卢苇发表的作品很多，散见在《宁波大众》《解放军画报》《雨花》上。但他不是冲着发表去画的。外出碰上好景致，掏出画笔画架来张速写，回家慢慢琢磨——这才叫享受。

女儿们老问：“爸，您画这么多，不发表也不开展览，图什么？”

卢苇借用作家史密斯的话，为自己的晚年作注：“暮年是思想凯旋的岁月。”

心里不搁名，不搁利，想画什么画什么。这种心无挂碍的痛快，就是凯旋。  
记者 袁先鸣